



第二章 家世與教育

三百多年來，台灣的歷史可說是一部移民歷史，漢人分批移居台灣，以胼手砥足之姿開創新生活。嘉慶年間，泉州晉江鋪錦黃家第十七世代渡台，落腳在台南府城佛頭港，歷經幾代辛勤耕耘，本章將探討黃家如何奠下家業基礎，以及日治時期黃江、黃欣父子兩代如何使家業更見繁盛。

第一節 祖先渡台與定居

一、祖先渡台

府城佛頭港黃家原籍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約於十九世紀初來台¹。泉州府山多田少，物產不豐，移民海外早已是當地百姓另一個謀生途徑，其中，又以填海所成的晉江縣物質生活更是困窘，因此，外移人口居泉州府之冠²。

晉江縣古稱泉州，舊制屬於泉州府之首邑。地形上晉江縣背山面海，群山環繞，晉江流貫縣境，境內計有 47 都，都以下為鄉，鋪錦屬 42 都³。十九世紀初，世居晉江縣鋪錦的黃家也與大部分晉江百姓同樣面臨家鄉

¹ 黃天橫：《黃氏家譜》，未發行，頁 37。

² 高諸觀：《台灣人的根—八閩全鑑》，宜蘭：台灣新聞文化出版社，1981，頁 201。

³ 《晉江縣志》卷一，輿地志都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頁 21。

土地貧瘠、桑麻不登、耕地稀少的困境⁴。難以生計的晉江百姓對移民台灣可說趨之若鶩。對他們而言，台灣「地利有餘，又值雨水充足，連年大有」，加上「泛舟東台灣，朝發夕至，相當便利」⁵，的確是晉江百姓外移的最佳選擇。因此，台灣的開發可說是中國大陸沿海閩粵兩省經營的延長⁶，換句話說，台灣早期的開發乃是漢人移民的歷史。明清兩代雖皆曾實施海禁，但始終無法阻擋漢人往海外發展。黃家第十七世祖先黃清蛟也決定加入移民浪潮，渡海來台，期待在台灣為後代子孫開創新生活。

二、定居台南五條港

黃家祖先渡台後，與多數的泉州人一樣，選擇近海且為全台最繁榮的台南府城為落腳地。台南為全台開發最早的地區，從荷據時期開始，中國大陸移民即有計畫地在此定居生活，其中，泉州人早就是台南府城最主要的移入人口⁷。又因台南富港口之便，利於商業發展，因此，移民在此地主要的謀生方法是經商。黃家祖先亦不例外，所選擇落腳地的五條港更是萬商雲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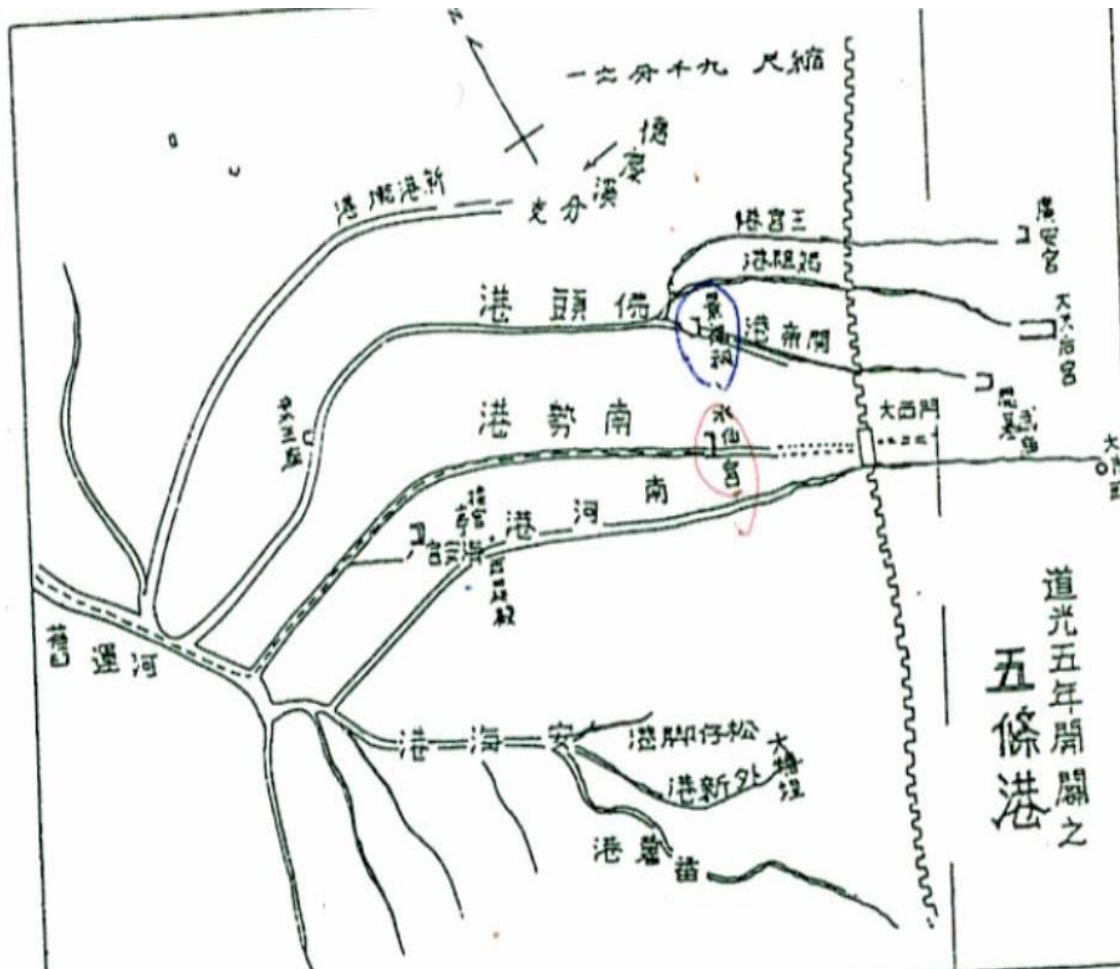
圖 2-1-1：道光年間台南五條港圖

⁴ 《晉江縣志》卷一，輿地志氣候、風俗，頁 20、52。

⁵ 高諸觀，前引書，頁 47。

⁶ 陳亦榮：《清代漢人在台灣地區遷徙之研究》，台北：東吳大學，1991，頁 20。

⁷ 潘英：《台灣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下》，台北：南天書局，2000，頁 13。



資料來源：洪敏麟：《台南市市區史蹟店查報告書》，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79，頁 38。

黃家渡台後，最初定居台南府城的佛頭港，是清代府城商業最繁盛的五條港商區之一。1684 年（康熙二十三年），清廷解除閩粵各地與台灣之間通商禁令，開放廈門與鹿耳門對口貿易，此後府城成為全島貿易樞紐，萬商雲集。當時商業最為活躍的地區就是府城西郊的五條港⁸。

五條港市街最初由大井頭街衍生出來的。乾隆初期，新鎮渡啟用後，

⁸ 許麗芬：〈五條港的土紳遺風〉，《大地》，台北：大地地理雜誌 123 期，1998，頁 74。

府城貿易商利用新淤積露出地面之港叉，開闢了五個港道，以通外海。城西區遂成為桅桿林立、商行櫛比的商業精華區。至乾隆中期，五條港地區已發展出熱鬧市街，有新街魚市、大井頭街、南濠街、鎮渡頭街、水仙宮街、南勢街、北勢街、佛頭港街、打棕街、看西街等⁹，此時沿著五條港的市街已大致形成，而進入其顛峰時期。

然而，1823年（道光三年）一場大風雨使得台江海沙浮現，滄海變化為桑田，鹿耳門港也因台江陸浮而幾成廢口，無法停渡船隻，府城官商只好整修一條舊運河以連接鹿耳門與府城西郊因台江陸化而生的新生地，以致出現新的五條港道，使原先的五條港市街也起了變化，由北至南依序為：新港墘港、佛頭港、南勢港、南河港、安海港¹⁰。其中，佛頭港位於新港墘港之南，沿鎮渡頭向西北延伸，轉東沿今民族路南側，直至景福祠，再分叉出王宮港、媽祖港、關帝港¹¹。藉由港道，貨物出入方便，於是沿著佛頭港出現商家林立的繁榮景象。此一環境正符合泉州府移民依海逐末的生活之需，因此成為泉州移民大本營，晉江鋪錦黃家正是其中之一。

五條港區可說是典型的貿易商業區，其鼎盛期在乾隆、嘉慶年間，此一時期五條港的商號因為規模及經營方式不同，分為行郊、割店、文

⁹ 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卷二，台灣文獻叢刊第113種，台北：台灣大通書局印行，1987，頁29。

¹⁰ 吳秉聲：《歲月雕琢五條港》，台南：成功大學，2004，頁3。

¹¹ 范勝雄：〈府城叢談〉，《府城文獻研究1》，台南：日月出版社，1997，頁51。

市三類。專營大規模生產，以供外銷，或大筆進口，批發給各行號的商號稱為行郊；經營各種貨品批發之中盤批發商稱為割店；直接零售給消費者之小賣店稱為文市¹²。這些商號的出現，足可說明五條港商業貿易之興盛。

當時執府城商場牛耳的貿易集團乃是所謂的三郊，《台灣通史》載稱：「自乾隆間，貿易甚盛，出入之貨歲率數百萬圓，而三郊為之主。三郊者，南郊蘇萬利，北郊李勝興，糖郊金永順也，各擁鉅資，以操勝算。」

¹³府城三郊即經營南北貨進出口的南、北郊，以及經營食糖進出口的糖郊。三郊之下有小郊商糖廊、米商、布郊、綢緞郊、紙郊、藥材郊、油郊等，構成中盤、批發聯營的經銷網，各行各業集中在一起，這也是五條港市街的特色¹⁴。

據研究者指出，台南市黃姓主要有三大宗族：一為做蔑街黃姓，係嘉慶時期舉人黃本淵家族，世代書香；二為總趕宮黃姓，係嘉慶年間豪紳黃拔萃家族；三為佛頭港黃家，係以經商起家的黃清蛟家族¹⁵。黃家早期在這商業鼎盛的五條港區發端，雖然家譜沒有詳細記載黃家祖先經營什麼行業，但根據黃家後來的發展，應與糖業有關。論者指出：「五條港曾是府城三郊的舞台，郊商在此曾創造繁華的西城景象，府城老家族中

¹² 卓克華：《清代台灣的商戰集團》，台北：臺原出版社，1990，頁 107~109。

¹³ 連橫：《台灣通史》，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眾文圖書公司印行，1979，頁 627。

¹⁴ 范勝雄，前引文，頁 60。

¹⁵ 黃天橫：《黃氏族譜》，頁 26-27。

的石家和黃家，分別在清朝與日據時代掌握了府城的經濟社會脈動。」¹⁶

其中，黃家即是鋪錦黃家，為五條港商區富商。

據黃家族譜得知，黃家在台現存最古老的祖墳是十八世黃植麟（度台第二代）的墳墓，建墓年月是「道光戊戌蒲月」（1838年）。植麟別號哲鳳，和前述台南鄉紳黃本淵是親交。黃本淵住西定下坊做篾街。1813年（嘉慶十八年）優貢生，1821年（道光元年）制科，考取孝廉方正。欽點教職，選授長汀縣學訓導。績優，署福州府學訓導，監理鰲峰書院。以軍功，奉旨以知縣儘先選用。可知黃本淵是當時台南府城頗負聲望的士紳。植麟能與之來往密切，甚至獲贈一幅墨寶¹⁷，可知黃家已有一定的社經地位。

第二節 家庭狀況

¹⁶ 許麗芬，前引文，頁72。

¹⁷ 黃天橫，前引書，頁39。

一、祖先購墾學甲庄田園

渡台後定居五條港的黃家，除了經商外，其家業擴大的關鍵期是十九世黃維霖時。族譜載稱：「維霖公是我先代開始振興的時候，根據先父所言，台南縣學甲廣大的田畑是在此時買的¹⁸。」據後裔黃天橫表示黃家在學甲庄學甲寮急水溪南北兩岸一帶擁有約三、四百甲田園。

學甲寮一帶田地因台灣南部降雨量不平均及惡劣的土質，在清代大部分屬於難以就耕的「看天田」¹⁹，冬季乾燥，幾乎不見雨水。黃家田地為此區倒風港陸化而成的田土，土質乾燥而出現龜裂，是台灣南部標準的「看天田」²⁰。事實上倒風內海地區的開墾土地規模頗大，附近土地的轉手典賣次數也相當頻繁，尤其位在今學甲鎮達明里的倒風仔、十字、四股等地²¹，至日治時期這片土地便由台南府城黃維霖之後代黃欣所擁有，這些土地內有魚塢、田園，此時黃家已成為學甲寮一帶數一數二的大地主。

後來黃家事業發展與黃維霖所購置的這片廣大的田園有關，黃家從此不再只是一名小商人，同時也是擁有廣大田產的大地主，其後黃江、黃欣父子事業的發展即以此為基礎。家譜寫道：「我黃家的主要經濟依

¹⁸ 黃天橫，前引書，頁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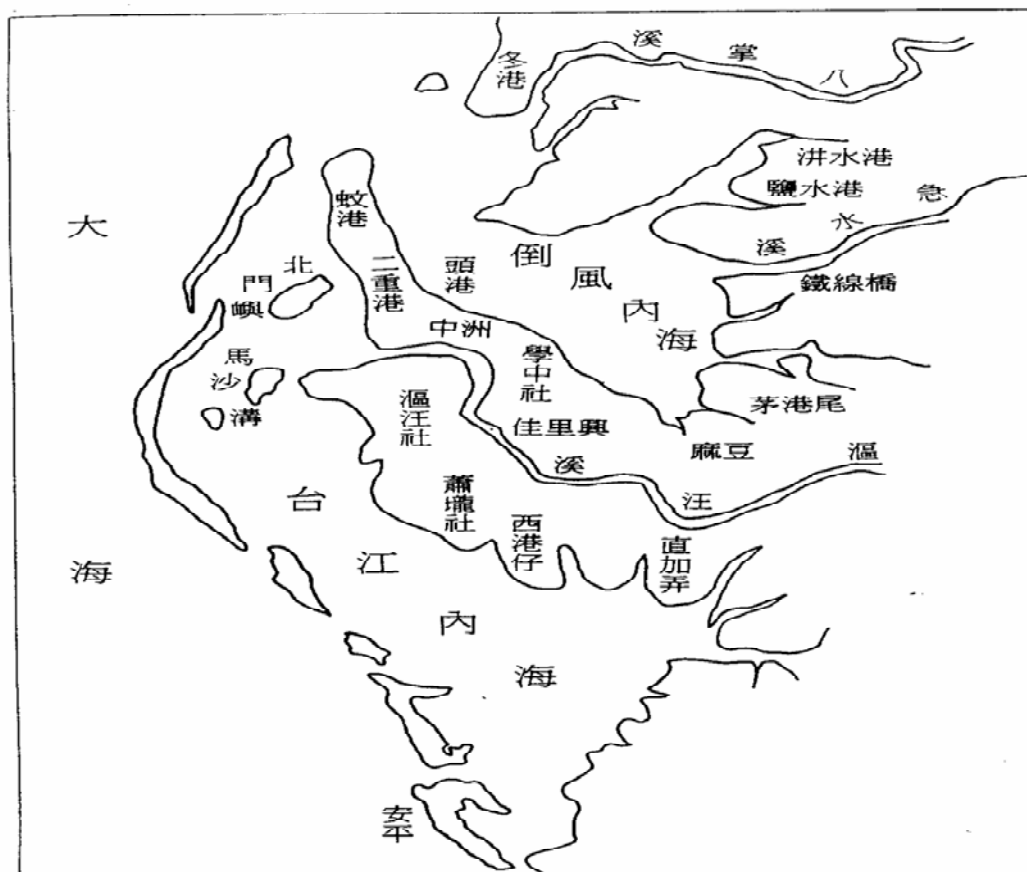
¹⁹ 澀谷紀三郎：〈看天田的性質及其需要深耕改良的基礎觀念〉，《台灣農事報》第 336 號，1934，頁 2-11。

²⁰ 土持鵝熊等：《學甲庄鄉土誌》，北門郡庶務課，1926 年，頁 12。

²¹ 陳岫傑：《台南縣倒風內海人境化之研究》，台灣師大地理系碩士論文，2002，頁 51。

賴，主要是這片龐大的學甲田地。²²」可見學甲田園與黃家的發展關係密切。

圖 2-2-1：清末至日治初期北門地區概況圖



資料來源：謝國興：《台南幫：一個台灣本土企業集團的興起》，台北：遠流出版社，1999，頁 45。

二、父親經營糖間

黃江別名希漢、殷洲，生於 1859 年（咸豐 9 年），在二十世代堂兄弟十人中排行第八，體格魁梧，生母謝氏係維霖公的側室。黃江二十一歲時娶台南商紳陳榮三的四女陳恭，陳家商號「大益」，在府城經營酒、煙草、

²² 黃天橫，前引書，頁 126。

果子、肥料等雜貨¹，為台南富商。對講求門當戶對傳統的府城人而言，陳黃兩家聯姻，顯示黃家當時為中上人家。

1、移居柱仔行街、經營錦祥記糖間

分家之後，黃江和親兄黃殷經一起從佛頭港搬到柱仔行街居住。

「柱仔行街」前身為「柴市」，1694年高拱乾纂修的《台灣府志》中即出現位於寧南坊的「柴市」²；而1720年（康熙59年）陳文達纂修之《台灣縣志》卷一建置志，柱仔行街為寧南坊六街之一³。位於寧南坊的柱仔行街早期只是一新發展區域，並不像城內那樣繁榮，但因介於寧南坊和東安坊交界區域，而成為重要文教及宗教信仰區，孔廟、縣學文廟、海東書院、引心書院、府文昌祠、萬壽宮、開山王廟、清水寺馬公廟、永華宮等皆圍繞著柱仔行。這個充滿文教氣息的空间也孕育出詩文皆精的黃欣。

黃家兄弟繼承父親留下的廣大學甲田產，兄殷經於柱仔行街經營糖行有成，並擔任台南製糖會社監查役⁴；弟黃江於東門祝三多街經營錦祥記糖間，由上顯示，黃家兄弟的發跡與糖業有密切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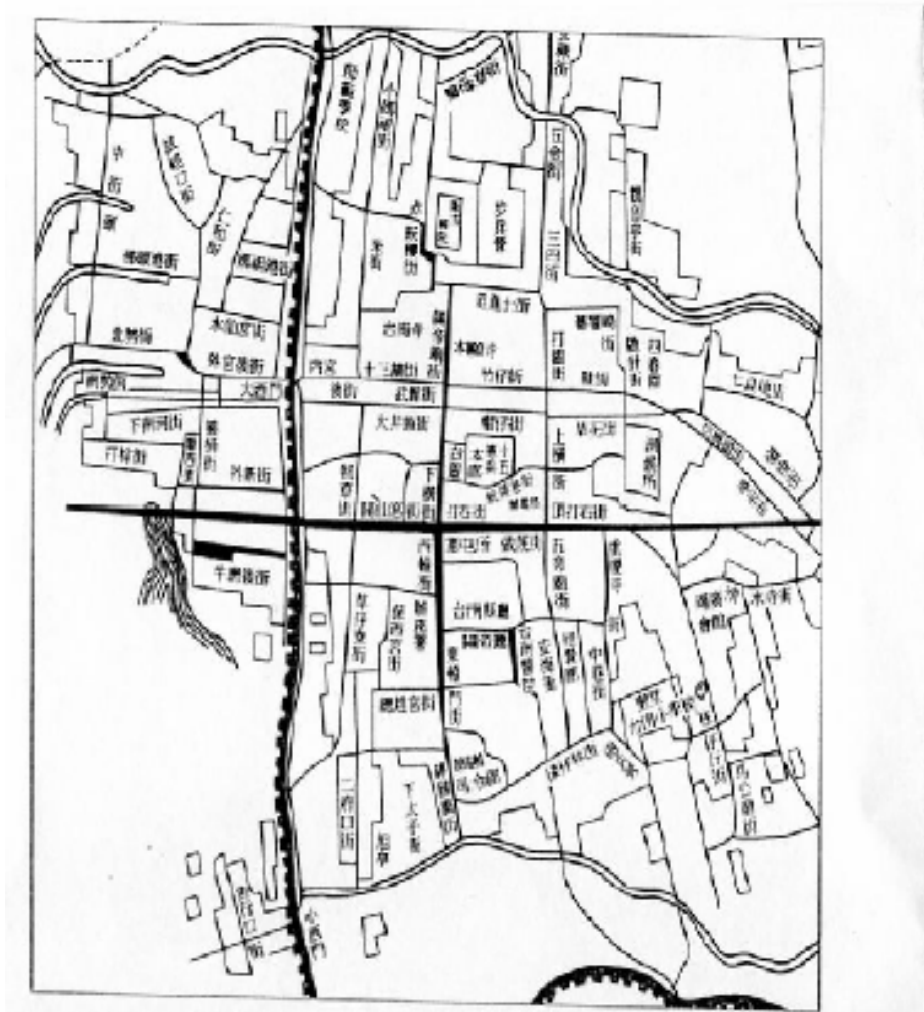
¹ 竹本伊一：《台灣會社年鑑》，1943（昭和十八年），頁173。

² 高拱乾：《台灣府志》，台灣文獻叢刊第65種，台北：台灣大通書局印行，1977，頁47。

³ 陳文達：《台灣縣志》，台灣文獻叢刊第103種，台北：台灣大通書局印行，1977，頁91。

⁴ 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台灣人名辭典》，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7，頁65。

圖2-2-2：1900年前後台南市街圖



資料來源：謝國興著：《府城紳士：辛文炳和他的志業（1912~1999）》，台北：南天書局，2000，頁16。

黃江於祝三多街經營的錦祥記為製糖的「糖間」。清代台灣砂糖的

生產，大致分為蔗作、粗糖製造及白糖生產三部門。蔗作由蔗農擔任，粗糖製造在糖廊進行，白糖則是在糖間由粗糖再製而成。糖間大多分佈在市街或是交通便利之處，糖廊則多分佈鄉間。據日治初年調查，糖間以台南市最多，嘉義、鳳山次之，白糖生產大都由台南包辦²⁷。而台南的糖間為方便取得原料，常設置於近甘蔗栽種地區，東門城邊即屬之。《台灣采訪冊》稱：「台郡大東門外春牛埔閒曠地，凡白糖行碾碎及舊污泥多遺棄其間。²⁸」可見大東門城邊聚集不少經營白糖加工的糖間，錦祥記為其中之一，由其佔地四千坪可知，錦祥記應是東門祝三多街數一數二的大糖間。

據學者研究指出：「糖間完全由個人單獨經營，是一種再加工的性質，它可說是純粹製造工業的工場，且由白糖輸出量來看，糖間數目應不是很多²⁹。」由上可推斷，黃江若無足夠財力，是無法獨資經營錦祥記糖間。黃江僱用黃茄荃為錦祥記經理，經營糖間，在其經營下，錦祥記業務蒸蒸日上，茄荃身兼商工會幹事³⁰，黃家財富更為增加。糖間與祖業學甲田產皆成為黃欣日後飛黃騰達的基礎。

2、習武保衛鄉土

²⁷ 何鳳嬌：《日據時期台灣的糖業經營與農民爭議》，政治大學史研碩士論文，1991 頁 1-6。

²⁸ 高賢治主編：〈台灣方志集成清代篇〉，《台灣采訪冊》，台灣文獻叢刊，頁 44。

²⁹ 涂彥照，轉引自何鳳嬌，前引論文，頁 1-8。

³⁰ 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台灣人名辭典》，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7，頁 66。

1884年（光緒10年），中法戰爭期間，台灣民間紛紛「走西仔反」。所謂「西仔反」是中法戰爭時台灣人的記憶，當時「西仔來打這台灣，百姓合齊要征蕃」的民謠到處流行。清廷派劉銘傳、劉璈防守台灣。其中，劉璈甚重台南防衛，因此，指揮從中國大陸運來物資至中部海岸的同時，加強實施台南聯庄的守備³¹。也就是利用民間防衛組織「團練」來對付「西仔反」。台灣的團練從朱一貴之亂平定後，保持義民制的關係，而台灣府城一直沿用這種由在地有力的官紳主導的自衛組織之義民制。

體格魁梧的黃江在柱仔行街開設武館，招收年輕子弟習武藝，加入團練，以響應台南地區保鄉衛土的義舉，顯示黃江個性豪邁，有「大丈夫之志」³²，具有俠士的豪爽、勇猛，這樣的特質也遺傳給了長子黃欣。

三、成長歷程

1. 童年生活

1885年陳恭生下長子黃欣。此時，黃江「恆往來南北」，忙於習武以報國，陳恭除了照顧出生不久的黃欣外，另必須替代丈夫主持家務³³，因有賢內助持家，黃江方能施展大丈夫之抱負。

1891年黃家次子黃谿荃誕生，兩兄弟相差六歲，母親陳恭不時提醒黃

³¹ 林正子：〈〉台灣近現代史研究，《西仔反和全台團練章程》，東京：，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1984，頁123。

³² 黃天橫：《黃氏族譜》，頁53。

³³ 同上書，頁54。

欣要關愛弟弟，因此，黃欣對小他六歲的弟弟非常照顧，兄弟兩人手足感情深厚，從小到大幾乎形影不離。

1895年，台灣人民為抵抗日軍接收，各地紛紛掀起抗日活動，台南地區亦不例外。紳商成立籌防局以抗日，於城內募集軍需，但捐輸者少，於是出現強制紳富捐輸的情形，以致富戶競相逃亡，台南府城陷入「走番仔反」的混亂。黃江也帶著妻兒暫時渡海逃避至中國大陸，台南家業暫時交由黃欣奶媽蔡氏看守³⁴。然因家產皆在台南，黃家並無久待中國大陸的打算，隔年時局較安定後，黃江隨即帶著妻兒返回台南柱仔行街老家。

此時，台灣進入新政權統治的時代，返台後的黃江繼續經營原來的家業—錦祥記糖間及學甲田產，而黃欣兄弟則開始新時代的童年生活。

2. 兄弟情深

1900年，黃欣就讀第一公學校第三年，父親黃江病故，個性剛毅的母親陳恭從此獨自負起嚴父慈母之重責，錦祥記糖間仍委由黃茄荃管理，並登記為錦祥記黃家「戶長」；龐大的學甲田產則雇管理人管理，租給佃人耕作。此時黃家的經濟仍賴糖間生意及學甲田地的蔗作收入。

弟弟谿荃因幼年喪父，母親時時叮嚀黃欣要友愛年僅10歲的弟弟，孝順的黃欣謹記在心，因此，黃家兄弟倆人一生手足情深。黃欣長子黃天驥回憶道：「父親一生最讓我感動的是他對弟弟（叔父）無盡的愛護照

³⁴ 黃天驥，前引書，頁106。

顧，祖母臨終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兒子，一再叮嚀父親要好好照顧他，父親的回答是『只要我有飯吃，弟弟一定也有飯吃，就算我沒有飯吃，也絕不會讓弟弟餓肚子。』聽來也許有些誇張，但父親對小他六歲的叔父，真正做到了長兄如父，兄弟兩人手足情深！」³⁵

第三節 教育歷程

³⁵ 黃天驥：〈父親的點點滴滴〉，《固園文存》，台北：作者自印，1984，頁 136。

一、就讀孔廟時期的第一公學校

1896年總督府於全台各地設立國語傳習所，教授台人日語，以利於其殖民統治。1898年7月，進而頒佈「台灣公學校令」，以地方經費設立六年制公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招收台人子弟，施以日語、道德、實學等教育³⁶。

殖民政府於同年10月假孔廟設立台南第一公學校，除大成殿、文昌閣及節孝祠外，其餘建築物全提供學校使用³⁷。柱仔行街毗鄰孔廟，14歲的黃欣進入第一公學校就讀。

就讀公學校期間，黃欣聰穎過人，學業表現優異，雖然公學校規定修業年限六年，但黃欣因成績優異獲准越級升級二次，1902年4月畢業³⁸。

公學校畢業後，黃欣進入台南州立病院（今台南醫院）擔任一般職員。不過，生性好學的他白天在醫院上班，晚上則努力研習漢學，與府城文人、台南新報記者胡南溟交往密切，常一起切磋吟詠詩文³⁹，兩人亦師亦友，無怪乎黃欣日後詩文有極高之造詣。

二、結婚並赴日本讀中學

1905年4月10日，黃欣與南勢街的「寶源號」店主郭炭來長女郭命

³⁶ 台灣教育會編著：《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南天書局，1995，頁229。

³⁷ 山田孝使：〈台南聖廟考〉，《全台首學資料彙編》，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7，頁15。

³⁸ 盧嘉興：〈記台南固園二雅之黃茂生黃谿荃昆仲〉，《台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下》，台南：台南市立藝術中心，2000，頁826。

³⁹ 同上文，頁118。

治結婚。郭炭來是當時南勢街大商人，清季儼然已是府城糖業富商；日治初年，郭炭來被推為三郊幹事長⁴⁰，領導府城商業，可見其除了財大勢大之外，亦具有高隆聲望。妻家之顯赫，其後助長黃家在府城的勢力。

婚後第三年黃欣決定繼續求學。1908年黃欣以24歲之齡第一次東渡，赴日本東京就讀中學，出發前作「遊學東京留別諸友」一詩：「江山搖落欲何之？萬里魂銷此一時；去國卻無王粲賦，遣懷偏愛杜陵詩。飛鵬自覺沖霄易，駑馬其如引步遲；不覓封侯行萬里，可憐兩鬢暫成絲。」心中之壯志凌霄，油然可見。好友胡南溟亦詠七律一首相贈：「祝茂筮君上京」：「吟鞭一指入京東，桃李欣欣向日紅；共喜菁莪方造士，欲培桑梓在成童。三台冠冕人倫鑑，二代經綸上國風；多少英才入彀，化成裁端重積年功。⁴¹」顯示一位至友深切的期盼。當時台人對留學學子的確抱有很高期許，以島內像黃欣前往日本讀中學的例子並不多，若非有遠大抱負及家庭支持，一般人甚難成行，因此大多數親朋好友皆會對其寄予厚望，期盼其學成後有一番大作為。

以日治前期台灣島內還未具備健全的的中學入學制度，能如黃欣這般到東京升學接受中等教育者為數甚少，⁴²因此赴日留學的第一階段可說是黃欣未來成為殖民地新銳人物鋪好道路。

東渡日本不久，是年（1908年）8月伯父黃殷經過世，其子黃壽山繼承戶長。幸町區內的柱子行街黃家宅第被選為建廳舍基地的一部分而被徵

⁴⁰ 中神長文編：《台南情事》，東京：明治33年，頁114。

⁴¹ 盧嘉興，前引文，頁826、827。

⁴² 橋本白水：《台灣統治和其功勞者》，台北：南國出版社，1930，頁120。

購，黃壽山一家遷徙考棚；而黃欣一家則移居祝三多街的錦祥記糖間舊址⁴³。

日治初期，原本風光一時的傳統製糖工廠—糖廊和糖間逐漸被新式製糖廠取代，錦祥記糖間因而歇業，成為黃欣一家新居。

移居住三多街之初，黃家戶長仍暫以錦祥記經理黃茄荃之名登記，直至1910年12月黃欣中學畢業回台接管黃家。

三、再赴日本留學

回台後的翌年（1911年），黃欣為弟弟谿荃主持婚事，對象為台南武館街經營銀樓「碧玉」商號的蘇家長女蘇添愿⁴⁴，蘇家和黃欣妻家郭家一樣，亦是府城相當有名望的商人。

黃家的經濟主力一直是學甲田園的耕作所得，但自黃江以來，黃家學甲田園的管理人竟然盜賣黃家土地。黃欣回台後，決定取回黃家田產，黃欣親自向法院提出訴訟，最後不僅取回被盜賣的田地，並使堂兄弟們的持分讓渡給黃欣、黃谿荃兄弟，兄弟兩人取得學甲所有的土地後，將此田地名為中興塭。後來這片龐大的田產成為黃欣事業的基礎。黃欣也因此次的訴訟經驗，對法律萌生濃厚興趣，引發再赴日本攻讀法學的動機⁴⁵。

憑著天生聰穎及自學苦讀的精神，靠著自習『早稻田講義錄』，黃欣

⁴³ 盧嘉興，〈記台南固園二雅之黃茂生黃谿荃昆仲〉，頁 827。

⁴⁴ 同上文，頁 827。

⁴⁵ 黃天橫：《黃氏族譜》，頁 119。

如願考上明治大學，於 1912 再渡赴日本進入明治大學專門部正科攻讀法

律，臨行前，台南名士許南英作「重陽後二日送黃西圃東航」相送：

酒賦琴歌已十旬，喜君爛漫見天真；文章天地皆秋氣，品格江湖一散人。
再策熬頭高濯足，莫留鹿耳困吟身；布帆無恙西風緊，君向蜑洲我鷺津⁴⁶。

據統計顯示，1912 年專科以上留日學生為數只 35 人⁴⁷，1913 年黃欣以優異成績畢業，黃欣子黃天驥回憶道：「父親從小就聰慧異常，以 4 年時間讀完六年制台南第一公學校，後來靠著自習『早稻田講義錄』考進了明治大學，以優秀成績畢業，當時台籍的大學畢業生少如鳳毛麟角，當局還頒發名牌懷錶做為獎勵。」⁴⁸由上顯示黃欣求學的一貫態度，不管是公學校或兩度留日時期，維持每天早上 4 時許即起床讀書的苦讀精神，比旁人更努力進取，因此總能以較他人更短的時間完成每階段的學業。

黃欣兩度赴日接受新式教育，決定了其未來成為社會領導菁英之角色。

⁴⁶ 盧嘉興，前引文，頁 804。

⁴⁷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120。

⁴⁸ 黃天驥：〈父親的點點滴滴〉，頁 129。